

百年红 梅

——记104岁女红军王定国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李清华 琚振华 樊永强

提笔，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气，挥动手臂一气呵成，4个大字跃然纸上——“长征万岁”。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很难相信，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104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

她，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家人拿出王定国的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么？

寒冬凝香，巴中红梅初绽放

1913年2月，巴中红梅开得正香。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74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人生的寒冬，磨砺出母亲顽强的生命力。”

嫁人、生子，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但共产党带来“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让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用行动对命运说“不”！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剪辫子、放小脚。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像王定国这样剪了辫子、放了小脚的女人，在统治着营山的军阀眼里，几乎与“共产党员”划了等号，随时有生命危险。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时，近百名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协。

1933年10月，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後，她和16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

战风斗雪，长征路上花影笑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80多年过去了，长征中的一幕幕还时常浮现在王定国的眼前，“好像自己又要从原地出发，再尝一遍人生的苦尽甘来。”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晚，机枪的

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毛蚌壳”的小船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已经打响。江面在摇晃，小船在沉没，战士在呐喊，大地像地震一样在抖动。左边是剧烈的爆炸，右边是横飞的子弹，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倾泻而下……

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开始时，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行军时，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王定国和战友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野兽成群，人迹罕至。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她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她们做了当时最珍贵的白米饭。演出时，虽然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但她们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用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作成“美味佳肴”？她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王定国的长征，是“咬着牙”走完的。征途上，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国跟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红军队伍扑来。

到山顶时虽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女战士们无法前行，便用棉被裹紧，抱团取暖。

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当时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中，王定国谈起这件事，笑着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既没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响赶路……”

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王定国印有红梅图案的衣服上。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铺上了一层穿越时空的红光。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国庆节的由来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

世界各国确定国庆节的依据千奇百怪。据统计，全世界以国家建立的时间为国庆节的国家有35个。以占领首都那天为国庆节的有古巴、柬埔寨等。有些国家以国家独立日为国庆节。1804年1月1日，海地人民歼灭了拿破仑的6万远征军，在太子港宣布独立，从此就把每年的1月1日定为国庆节。墨西哥、加纳等国也是如此。还有些国家以武装起义纪念日作为国庆节。7月

14日是法国国庆节。1789年的这一天，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推翻了君主政权。另有一些国家以重大会议日为国庆节。美国以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日子为国庆日。加拿大以英国议会1867年7月1日通过《大不列颠北美法案》这一天为国庆节。还有以国家元首的生日为国庆节的，如尼泊尔、泰国、瑞典、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家。

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网文）



白城曙光男科医院
6113666 白城宾馆旁

公告

白城市残联职工倪虹，
请看到本公告后在2016年10月25日前来单位报到。逾期不报到，市残联将按有关人事管理制度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白城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6年9月26日

公告

洮南市人民医院，朱艳（女，46岁）、李秋霞（女，53岁）、房宝兵（男，51岁）、刘洋（女，30岁）、毕玉庚（男，32岁）、张帅（男，31岁）系该单位职工，未按规定时间到原单位工作，经多次联系，仍无任何结果。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限你们一个月内到洮南市人民医院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如不按期到达，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特此公告。

洮南市人民医院
2016年9月14日

视觉热点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俩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地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3拨10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嘱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回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家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命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10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

几千元就能建平台 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网络“一元购”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方列 周竟

当前，号称花一元就能博得价值几千元甚至几十万元商品的“抽奖式购物”平台风靡网络，已形成千亿元的市场。“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元购”存在开奖暗箱操作的可能；有的网民在“一元购”平台输掉近300万元。有关人士认为，“一元购”涉嫌非法博彩，应尽快明确如何监管。

“一元购”市场规模超千亿元，有人输掉近300万元

所谓“一元购”，即用户最少可以花一元获得一个抽奖大额商品的机会，这些奖品包括价值数千元的手机、几万元的金条甚至几十万元的轿车和几百万元的商品房。多数“一元购”平台提示，投入越多，获奖的概率越大。很多网民为了博得高价值奖品，一次投入上千元甚至上万元。

仅仅两年时间，“一元购”模式已在网上遍地开花。记者近日在百度输入“一元购”搜索，出来700多万条信息，相关推广的网站达数十个。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已有上百家垂直“抽奖式购物”平台，多家大型电商、互联网企业涉足。这些平台的用户规模在数千万级别，不少网站的销售额过百亿，以此估算，全国“抽奖式购物”市场规模已超千亿元。

记者注意到，很多平台投入巨资推广“一元购”，如在邮箱、微博上，随处可见相关广告。有些平台直接送钱让网民进行尝试，还有平台对用户在朋友圈发布中奖信息的行为进行奖励。

由于购买方便，开奖速度快，加上高回报的诱惑，一些网民很容易对“一元购”这种模式上瘾，沉溺其中。一些网民表示，他们以为可凭手气赚一把，但后来发现掉进了陷阱——开始投入几十元几百元，果真中了iphone等商品，随后越投越大，结果却亏得血本无归。

网民张俊杰说，他是一名大三学生，在6

月份接触一家互联网公司彩票APP中的一元购，一个月就输掉了10万元。“更糟糕的是，到现在我都停不下来，感觉这辈子要被毁了。”

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陈超说，他以前连麻将都不打，却在“一元夺宝”一年内投入300万元，输掉80万元。“老婆和我离婚了，房子也卖掉了，10多年的打拼一下子全没了。”

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之升说，今年以来已接到超过300例网民对于“一元购”平台的投诉，这些网民在平台输钱数万乃至数百万元不等。

商品普遍比市场价高出10%—20%，后台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记者调查发现，“一元购”平台上商品的售价普遍比市场价高出10%—20%左右。有的网站的一元购中，一张5000元的移动充值卡售价为6000元，溢价高出20%；在一元购上，一部苹果6S(64G)手机的售价为5688元，市场价格在5000元左右。

记者看到，一元购网站上，其显示参与人次超过112亿，大量参与人数背后，网站获取巨额利润。一些知情人士表示，平台商品的发货和售后都由第三方商家负责，平台日常仅需维护网站或者APP即可，可谓成本极低利润极高。

除了溢价销售，“一元购”开奖的公开公平性也无法得到保证。尽管多数平台都宣称“100%公平公正，整个过程是完全透明”，还有的平台宣称中奖规则引入不可控的外部数据，通过相关公式算出。但专业人士表示，这不过是平台的一家之言，特别是一些小平台，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在淘宝网上，可以搜索到不少关于“一元购”建站平台的销售信息，搭建一个“一元购”网站或APP客户端仅需数千元。记者联系其中一个销售商，以购买平台模板为由要求“验货”，对方发来一个平台账号和管理员密码，登录发现通过系统的后台操作模块不仅可以任意指定中奖人，还可以通过“批量导入会员”（即虚拟机器人会员）来凑人数，当然最后的中奖者只会是虚拟会员中产生。

“搭建一个小平台要不了多少钱，利润却十分可观，一个月十几万很轻松。关键是要舍得钱去做推广，一个小平台花几十万到各大网站去

做推广是很平常的事情。”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也看到了‘一元购’的巨额利润，纷纷开展相关业务。”

涉嫌非法博彩，多部门表示不在监管范围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质疑，“一元购”模式不是一般的购物，而是变相的彩票和赌博。

杭州市民史先生表示：“不少参与的网民其实不是买东西用来消费的，而是为了套现赚钱。像充值卡之类的，平台直接变现回收；其他东西，比如手机，也有专门的团队在回收。”浙江大学法学院互联网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一元购”和普通赌博的区别在于，普通赌博直接赌钱，而这里赌的是商品和财物。由于打着新型电商的旗号，给一些网民产生网购的错觉。“创新营销模式应鼓励，但创新决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国际上对“赌博”定义是：该活动涉及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涉及奖品（回报），结果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按照这个定义，“一元购”类模式就是一种博彩、赌博行为。”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苏国京表示，还有不少平台在推广“一元购”时宣称这是一种“众筹”，对此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夏家品表示，一般的“众筹”都有一个共同的产品或项目，投资运作产生的实物或利润作为参与者的回报。“一元购”运作模式与众筹完全不同，用户购买的只是抽奖的机会，这类行为在民法上属于射幸行为。在我国，此类行为是需要行政审批的，未经审批涉嫌非法经营。

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警方已经开始关注“一元购”的情况。“抽奖式购物”经营过程缺少监管，如出现通过调整电脑数据控制中奖率及中奖对象等情况，就涉嫌违法犯罪。

在记者的采访中，工商、彩票管理等相关部門表示，“一元购”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围。苏国京认为，对于“一元购”类的违规操作行为，彩票主管部门理论上可以管，可是没有执法权，公安、工商部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去进行查处，实际上成了没人管的“灰色地带”，因此有必要明确职能部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